文選理學權輿

文選理學權輿卷八

錢塘汪師韓譔

質疑

順改墳

班固東都賦云墳流泉而爲沼注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墳然下文順時節而蒐狩何以順又不改他字

僸佅兜離

東都賦云僸佅兜離注曰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

侏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僸毛
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
有輕重也棻注陽兜字未釋兜即任也見白虎通此注
之疏也

徑輪廣袤

張衡西京賦云於是量徑輪考廣袤薛綜注曰南北爲
徑東西爲廣李注曰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
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康成曰廣橫也輪縱也說

文曰南北曰袤案李引說文與薛綜解異竊思徑其中也輪其外也廣言橫也袤言直也凡物圓則有徑輪方則有廣袤此注似猶未當

揘畢撞抋

西京賦云竿殳之所揘畢又云徒搏之所撞抋薛綜舊注前曰揘畢謂撞抋也後曰撞抋猶揘畢也究竟不知何解李亦無補證處畢一作觱撞說文扟擣也揚子方言南楚凡相推搏曰抋或曰揔搏雅揔擊也案揔音窋亦音忽又案詩一之日觱發說文作畢發

嶰

左思吳都賦云嶰澗闃注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案爾雅乃是小山別大山鮮今作嶰者葢承毛公詩傳之文

夏逸書　小招魂

張載魏都賦注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注是張載舊注葢未見古文也引楚詞招魂稱小招魂葢以別於大招也

齊物論

魏都賦云萬物可齊于一朝舊注曰莊子有齊物之論

按齊物論乃謂物論之不齊者可以齊之也物論二字當相連見義注誤

魏宮闕

魏之宮闕魏都賦所言始自正殿遞及南北東西復自左而前而後而右以及城池園囿邑屋市廛再言府寺閭閻苟無張孟陽舊注後人將何所考耶今取其注普莘觀之其正殿曰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

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七月設鍾簴于文昌殿前按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立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魏四年丙申之五月正自進為王之月先於十九年十二月天子命子宮殿設鍾簴至是年五月已爵為王乃鑄而設之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聽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升賢門內聽政闥向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

有內醫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閒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閒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閒下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

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元武苑在鄴城西苑

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鄴城西下有乘黃廄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按王沈魏書魚豢魏略以及魏氏春秋鄴都故事鄴中記等書今皆不可得見孟陽之注洵爲詳備矣至銅雀作於建安十五年金虎作于十七年冰井作于十八年石虎重脩其名未改自北齊文宣帝受禪乃改銅雀曰金鳳改金虎曰聖應改冰井曰崇光是金即銅也鳳即雀也而此注乃云南有金鳳臺張孟陽晉人不應謂北齊

之名且謂南北之位此必李氏傳鈔之誤耳

魏都賦用韻

魏都賦其軍容弗犯六句以毅室肆三字爲韻而下云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次段六句以遐羅戈三字爲韻而下云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次段六句以山軒蕃三字爲韻而下云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次段六句以厄策敵三字爲韻而下云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此四段中既各爲一韻而四段之收句聞紛芬云又共成一韻古賦用韻有此法

甘泉賦用韻

揚雄甘泉賦云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胻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此段裝梁攘胻章五字爲韻而每句兮字之上又以蹕戚二字爲一韻轕沓合三字爲一韻乃隔句用韻法

魯靈光殿賦用韻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第三第六句鴻嵸爲一韻而每韻之上四言二句宮崇爲一韻釐嶷爲一韻通首二十一句句法相同前十二句用韻亦同至後六句則惟未之有兮永不朽兮二句爲韻而每首之上二句又無韻且首三句宮崇鴻第十三四五三句蔚瑋畧此二段又原是一韻也其後唐人效之則通體一例不似此之首腹尾變換也

華蓋

甘泉賦云于是乘輿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又云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華覆華蓋也一華蓋兩用而前曰華芝後曰華覆將毋古人亦只辦換字法耶

牛耕

潘岳耤田賦云總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注曰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又云坻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注曰旣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

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義也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按晉書禮志云武帝泰始四年乘輿御木輅以祭此即安仁作賦之歲所云木輅乃即周禮之田路漢志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者葢因親耕而特御此輅以出未嘗言及牛耕也周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困學紀聞云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

待趙過過特教人耕犁費省而功倍耳竊意牛耕自古有之而耕耤用牛則或自晉而始至于國語與禮記之不同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卽所謂一墢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然則國語禮記何嫌雜用哉

創淫輪夷　哓鋋瘢耆金鏃淫夷

揚雄羽獵賦云創淫輪夷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于車輪也長楊賦云哓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

喨括也孟康曰瘢耆馬脊耆創瘢處李氏曰如氏之說以爲箭括及鋋所中皆爲創瘢于馬耆孟氏以爲耆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矛攢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蕤若鬣焉按子雲多識奇字後人不敢議之若此二處其字並不難識然非注不解且雖注亦仍難解豈非文之魔道耶

東征西征

潘安仁小人也其爲長安令作西征賦曰某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敢于直稱孔子之名季則謂漢高祖

也曹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藹然儒者之言不似安仁賦中直以患得患失之鄙夫自居也且即以文論西征之冗雜亦豈得如東征之雅潔哉

塞門

顏延之赭白馬賦云簡偉塞門注曰塞紫塞也有關故曰門塞或爲寒非也按馬生北地即作寒門亦可楚辭曰踔絕垠於寒門張衡思元賦曰望寒門之絕垠兮

桑末

張衡思元賦云桑末寄夫根生兮舊注云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按以桑末爲木名未知何木恐是謂桑木之末

王夢玉夢

宋玉神女賦千古傳誦然於賦中王玉二字之譌莫能辨也惟沈存中夢溪筆談之補筆談有一條云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

之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美矣至不可勝贊若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

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此條辨論王玉二字之譌最爲卓識且賦但言其狀甚麗而已而其意則歸於貞亮潔清與高唐賦所言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者同一諷諭之旨也范石湖詩小序及吳船錄又洪容齋三筆皆嘗據賦以論後來詞客之譌然亦不免俱以爲見夢襄王矣

王赧聽譖

韋孟諷諫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注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詩又云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

大彭勳績維光注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迭互也言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詩又云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闕絕豕韋氏按洪景盧容齋四筆嘗謂韋孟自敘乃祖之乖疎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借顏師古不引用杜預注左傳范宣子之言一段以爲證今觀李注亦皆用應劭之說杜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容齋蓋謂其誤以成王爲赧王也李氏於選注之外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其書不傳未知

於此有辨否耶

石華海月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云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注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按此則石華乃苔之類海月乃蚌之類方密之通雅曰使風帆而拾蚌是何况耶方氏此言誠爲解頤之說竊疑此言石華猶云嵐翠而上文言水宿則夜中咏月益可知矣采拾字何妨活用耶

陽鳥

張載七哀詩云陽鳥收和響注曰陽鳥春鳥也按此疑是用禹貢陽鳥攸居

二族三孽

劉琨荅盧諶詩云二族偕覆三孽竝根注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按三孽有此二說乃其詩又云長慙舊孤永負冤魂注曰舊

孤謂三孽也寃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
領兖州石勒圍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廪邱遂不守
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爲所虜也按覲後注則李氏固不
以三孽爲三劉矣

曹子建詩

曹植雜詩云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注曰太山接吳
之境西蹦蜀貢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
也案此注尚未允當魏志蘇則傳云陳思王初封臨淄
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又云則在金城聞

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于吳蜀兩國蓋有微旨焉雜詩五章曰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讐明不以蜀爲讐也六章曰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太山吳境也責躬詩曰建旗東嶽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讐吳而不讐蜀惟求自試疏中有擒權馘

亮之語亮指武侯而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
曰進命語義自有別耳

若茲

江淹雜體王侍中懷德詩云嚴風吹若茲注曰賈逵國
語注曰若木晚矣桑此以若茲對桑野恐是杜若之若

蹷痿

枚乘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注曰呂氏春秋
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
注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游翔至于

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爲蹷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然觀下文曰洞房淸宮命曰寒熱之媒注曰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注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是亦呂氏春秋之文何李氏未悟及此耶

骨母

七發云通厲骨母之場注曰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越絕書曰闔廬旦食鮑山晝遊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按李氏以骨母

爲胥母之誤是已但據史記則胥母乃因祀子胥而得名闔廬時何遂有此名乎李氏並引二書未知孰是又考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十年治姑蘇之臺旦食䱉山晝游蘇臺注云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竊意闔閭所遊者吳縣之山子胥所投者浙江之江也七發賦廣陵曲江之濤曲江正指浙江故其文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不當遠及吳縣且吳越春秋注䱉山越絕書作紐山而於蘇臺不云有胥母之異則是越絕於晝遊句或亦是姑胥而李注誤記爲胥母耳

赤岸

七發云凌赤岸注曰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輙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按枚叔所言八月觀濤卽今浙江乃引南徐州記指爲京江誤矣蓋廣陵亦浙江江上之地非京江江北之廣陵也但未知赤岸屬今何地耳

營匠

張協七命云營匠斲其樸注曰營匠未詳而又引莊子

匠伯不顧是其末詳者乃在營字竊觀張平子西京賦

曰西匠營宮景陽當是用此乃謂經營之匠耳

建康

潘勗九錫文注引魏志曰建康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

封武平侯建康九年領冀州牧也按建康乃順帝之號

當作建安

賁育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云勇期賁育注曰說苑曰勇士孟

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戰國策范雎曰賁育

之勇焉而死按育謂育也注雖引范雎之言而於育不不詳其姓困學紀聞曰廣韻言姓氏甚詳然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附錄之以備考

五將失道

李陵荅蘇武書云五將失道注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

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按步卒五千郎當有五將未必指李廣利公孫敖等人

孔子適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注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于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按史記孔子始至衛卽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陣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

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衛之後時去適宋又去適陳家語所言適曹恐是適宋之誤而司馬書固無誤也

報書句讀

報任少卿書云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注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按此夫字似當連下夫僕與李陵五字爲句而此乃以夫字屬上句讀恐誤書又云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注曰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按此此當連下次比二字爲句而此以次比屬下文亦恐誤

此魏

曹植與楊德祖書云德璉發跡于此魏注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按以此爲近恐未當俟再考

山父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冑書云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注曰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琹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按此以許由巢父爲一人陸機演連珠注徵引尤詳而此以山父卽巢父未知何出

思歸引

石崇思歸引序按選所錄乃序耳其引不入選注亦不補錄今考其引曰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雁驚泝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凡十韻三五七言相錯成文共十七句又按崇集有思歸歎乃騷體

怨

嵇康養生論云怨可與羨門比壽注曰聲類曰怨人心

度物也按此恕字當是庶字之譌

晨服

陸機辨亡論云戎馬無晨服之虞注曰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按晨服二字無解晨服猶云夙駕

蒲密

陸機演連珠云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注曰密令卓茂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按沈約宋書良吏傳序曰蒲宓之化

事未易偕正作宻字李氏偶未記及此耶

棠陰

沈約安陸昭王碑文云痡棠陰之不留注曰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於落棠高誘注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按此似用召伯甘棠之事未必謂落棠山

三都賦注

三都賦注曰張載注魏都劉逵注吳蜀今標題於三都並稱劉淵林注未嘗分別而他處引用或又云張載注吳都應俱誤也

賈誼鄧通

賈誼弔屈原文序云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注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按漢書賈誼傳曰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不及鄧通考鄧通自爲黃頭郎至上大夫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

初立便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鳥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單閼乃文帝六年丁卯歲也誼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爲梁懷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而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誼死何以知之傳言誼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三十三蓋生於高帝三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

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其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誼諫放鑄疏後卽云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誼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卽接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爲時正廣豈得牽連合倂耶

山鬼

屈平九歌山鬼篇云子慕余兮善窈窕王逸注曰子謂山鬼也又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注曰言山鬼所處

乃在幽昧之内按前以子爲山鬼後又以余爲山鬼意不相貫余處幽篁之余當是屈子自謂

鍾阜

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云闕外一區悵望鍾阜注曰許愼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按此恐指建業之鍾阜未必遠及無日地也

白頭如新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語曰白頭如新注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據此則新乃始終

不知之謂而人或以久而愈親解之謬矣

青萍

陳琳答東阿王牋云秉青萍干將之器注引吕氏春秋謂青萍爲豫讓之友乃自殺者又引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鍔庖丁剖犧於用刀今此文義與干將竝稱爲器則張與陳所云當别有據而注未之及

廉公思趙

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所以廉公之思趙將注曰史記曰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爲老故不

召按史記曰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此一段正此文所用而注乃引彼失此此此注之疎也

夷三族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所惡滅三族注曰家語曰宰予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按困學紀聞曰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誅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于田常之亂是必

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閻若璩云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處會爲尤妙云又按因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通雅云闞止字子我卽宰我遷不誤也宰我死難而曰與田常爲亂則誤矣東坡言之京山詳之

唐哉皇哉

班固典引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注曰言誰能竟

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按今人用此語者皆作輝煌盛大之意其謬甚矣

任昉子

劉峻廣絕交論云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注曰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按此紀實事豈有虛指地名之理是必眞有是事而無可考耳

氾勝之

王儉褚淵碑文云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注曰王隱晉

書曰氾勝之敦睦九族按氾勝之書後人稱爲種植書而李氏遐注稱曰田農書月令草木萌動鄭注引農書疏曰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漢書藝文志農家有氾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爲議郎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敎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太平御覽氾勝之奏曰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凡此皆其言行可見者其書本末有名故注稱田農後人直稱種植書不知何所據也又按晉書儒林傳氾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靑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氾勝之當卽氾毓之先人計自成帝至晉二百數十年正可七世漢書注云氾音凡今本譌作几又音敷劍反蓋氾濫音泛入姓音凡說文祇氾濫一解故無平音廣韻始有之氾姓蓋取諸水名也

齒黃

嵇康養生論云齒居晉而黃注曰齒黃未詳按埤雅世云嗽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緯讖

選注所引緯候圖讖之書既已備錄于書目矣按緯者

七緯也候者尚書中候也七緯凡三十六篇易緯有六曰稽覽圖二卷又稱三卷乾鑿度二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亦作驗卦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詩緯有三曰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書緯有五曰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刑德放運期授二卷禮緯有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有三曰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有二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有十四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以上三十六篇所謂河洛七緯也困學紀

聞所載七經緯雖稱三十六篇而實則三十五篇當以命歷序補入春秋蓋選注嘗引之御覽亦嘗載之矣選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書緯無運期授而易緯有通系卦樂緯有樂錄圖春秋緯有孔錄法其通系卦恐是通卦驗之譌也御覽書緯有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亦恐是帝命驗稽命徵之譌又孝經緯有左方契威嬉拒則選注亦無之矣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衍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

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今考選注尚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皆有之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通紀曰著命曰闓苞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鉤其數正合惟雒書僅有二篇曰摘亡辟曰天准聽不及六篇之數而有獨稱尚書雒書者則豈本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不知其爲春秋耶河圖耶有樂錄圖又有春秋錄圖不知其爲緯書否耶隋書於中候之外有洛罪級五行傳文獻通考所載有坤鑿度二卷周易乾元序制記一卷乾坤鑿二卷其名各異不可得而

闕也至于讖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讖亦可稱緯讖有十而見于選注者凡八曰論語比考讖曰論語撰考讖曰論語陰嬉讖曰論語糾滑讖曰論語摘輔像讖曰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論語崇爵讖曰論語摘衰聖承進讖其所闕二者之名不可知也亦有引宋均雜讖注而不舉其名者他書所引更無多于此者矣鄭康成注周禮禮記所引七緯皆稱曰說不曰緯其自漢以來通內學者朱竹垞集有說緯一篇載之詳盡

司馬叔持

潘岳馬汧督誄云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按此事闕注

文選理學權輿卷八全

文選理學權輿補

仁和孫志祖頤谷輯

前賢評論

逡遁　和　副　擺咬　虒　免

尸　韓　彭　奚斯　渚　河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盍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彊相率

西嚮仰形勝之地泝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愞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旣不知遁爲巡守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開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卽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蹋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案今文選作遁逃註云史記作逡巡遁逃

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案今文選本脫于字爲字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敘比也軍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副貳之字副字本爲褔字從衣畐聲今俗呼一襲爲一褔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

作䮕詩云不坼不副周禮有䮕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爲正體副坼爲假借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巳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福並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淫䟕亂樂窊䟕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䟕䟕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于䟕咬而衆聽或疑豈謂䟕䟕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張衡東京賦云祈褫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文解字曰褫福也字林音弋尒反字本作褫從示從虒音斯從虎者故作褫耳今之讀者不識褫字義訓乃呼爲神祇之祇云求神而郤災或改褫字爲禘禘者祭名又失之也

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盍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

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繄二國而是祐覺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

西征賦又云發閿鄉而警策愬黄巷以濟潼黄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黄故謂之黄巷爾過此長巷即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險恐

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逐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閿鄉西黃天原是桊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閿鄉東南或云衞太子始奔揮淚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閿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閿鄉始泝黃巷也且閿鄉之側行道乃在平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干嶲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

輒改書本以卷易巻斯可正矣

又云懷夫蕭胄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育鳳恭顯之任勢也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胄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爲齒乃謂隸齒爲齊等

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蟄龍難隸菑豈非僻謬案若但
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菑
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又云感市閭之蔬并類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
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案班書趙
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
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
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

爲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若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誄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盖亦爲文之瑕纇焉

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髟爲杉音衫許氏說文解字云彡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既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竝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猋猋也從彡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既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

彡也

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監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案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案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盧橘　白鷴

朱翌字新仲桐鄉人猗覺寮雜記曰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案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

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註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鷳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鷳失素是

未盡識鵩也

李密陳情表　出師表缺句　君苗　古詩文苑

改定字　古書不可妄改　玉樹　蕤華　昭藐

流眄　防露之曲　集文選文士姓名　草蕭

白閒　千眠　文賦列十體　海賦　薛綜注西

京賦　上林賦連緜字　擣素賦　雪賦月賦

蘇李五言詩　陸士衡詩　傅元雜詩　凝笳疊

鼓　莊櫨　謝詩　吹蠱　平楚　裕眠　探情

以華　杜詩本選　疊韻　墜露落英　趙李

四言詩 古詩 賤妾亦何爲 晚見朝日 王
粲詩用劉歆賦語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
褐來 牽絲 文選生煙字 夠字 旖旎旖旎
骨背 黠與玷同 鮮明曰翠 劉孝標世說
註引左思別傳 日昃曰映 金虎 風行水上
紫梨 盧橘 君遷樹 入蠶之綿
楊升菴愼文集曰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
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
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

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益指此類乎近日趙宏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案荒朝亦不可解且其所謂佛書者不知何書也豈升菴杜撰以欺世耶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案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案李善註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矣然則三國志有此六字而文選本缺也今文選本有此六字者後人所加升菴乃以爲文選有而他本缺乎又案蜀志武侯傳亦無此六字董允傳有之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案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璩誤瑒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家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奕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

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蓋炰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鶬蒸麑劉熙釋名

韓雞爲正古字集與韓通也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張平子西京賦[illegible]辬華以交分下刻陗其若削辬華辬駁華麗也辬古斑字又音花或寫作斑梁元帝纂文云辬華文麗也

西京賦眳藐流眄一顧傾城注眳眉睫之閒藐好視容也今案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顯眉目之閒也

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
眳顯字異音同義
文賦篇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
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
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閒爲對則爲
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
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
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
風庇淸彈于幕下彰耀歌于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

曲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八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八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又用

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蘭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宏明集地芝俟月天華逆風

西都賦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鷳非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阡綿望山谷青阡阡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

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晳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文選載木元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鈔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此句本不必註薛綜注繚

垣猶繞了也李善又改垣爲亘益不通矣班固西都賦繚以周牆卽此句也垣本是牆何必改作亘唐人崔塗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秋斷草煙深王和甫冬日詩繚垣烏鵲近人飛其用字固不以薛注爲然也

案薛綜本作繚亘故以繞了解之李善本作垣故云今竝以亘爲垣且引西都賦句爲證非李善改垣爲亘也升菴誤

上林賦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莅芔歙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旣古

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箾蔘卽蕭森猗狔猶猗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儺劉蒞卽流麗芔歙卽歙吸歙古作㱃見石鼓文省寫作芔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案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箾蔘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嘹唳與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歙吸吹南國則芔歙

與欷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
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
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
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殆成何人與其秋懷之
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
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于二賦之尾叶焉

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曹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

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僻耳

陸士衡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注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于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傅玄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洞房五臣注景鴈影也映于月光而色玄也二句皆承上文說鴈其旨始自五臣注亦不可廢

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擂鼓擁回軍

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摻凝笳疊鼓吉行之文儀也鳴笳擲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者不可草草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馗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爲是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即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之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註行暉行旅之暉非也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楚辭遠望兮仟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曰阡眠原野之色案說文谸山谷青谸谸也則阡眠字當作谸

眠又列子云鬱鬱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
谺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阡眠字皆從目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于史記律書情
核其華道者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覩仲宣
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
貴乎博證也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
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三
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蝃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楚詞朝搴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疊山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疊山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食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

落也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常與微行者藉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顏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

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

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送目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案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二句當以八字作一句讀升菴以爲四言誤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氏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氏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案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鍼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

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卽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劉歆遂初賦望亭隧之皎皎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恭漢之孟冬非夏之孟

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正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今文語辭朅來聿來不知所始案楚辭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朅去也又案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朅何

也若然則朅之為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旣駕矣
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龔
用朅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注劉向
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朅來空
復辭皆謂盍字始通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
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注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
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
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為孫楚事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旖旎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相如賦又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偈之

旖旎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推其用字皆自詩楚詞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為平音旖旎作仄音誤矣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肙其字似骨其誤宜也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肙之為胥也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讚二唐潔己乃點乃污墜厥咎內兄

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嵇康琴賦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翠粲鮮明之貌注引班姬自悼賦紛綷縩兮紈素聲以爲衣聲非也綷縩自是衣聲翠粲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同也駱賓王文縟翠蕚于詞林綷鮮花于筆苑以翠對鮮可以證之又東坡詩兩朶妖紅翠欲流高似孫緯略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今俗猶然不然既曰紅矣又曰翠可乎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

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熠爚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暎謂日昃也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鄰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然亦有光毛萇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卽有文章也案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注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案風亦可言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案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適有進紫梨表元王秋澗有秋日詠紅梨花詞可證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此卽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文選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案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柹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柹

洎可補文選注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愼案漢兪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

之過也

案上湖先生自敘於前賢評論本有楊升菴而所輯二卷中未之及蓋客遊時偶未攜丹鉛錄也今補之而合匡謬正俗猗覺寮雜記之及選學者為一卷志祖識

文選理學權輿補

唐偉謹獻